

□格非

1

去年初夏的一天，我回老家看望母亲。

因家中只有两间房，母亲和照顾她起居的弟弟各处一室，我就在网上订了一间快捷酒店的客房，离母亲住的小区不远，矗立在刚刚竣工的“航空小镇”那细碎而明亮的灯火之中。晚上喝了太多的酒，外出散步时，我在惝恍的醉态中越走越远。

直到一片黑魆魆的树林挡住了去路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迷了路。

一阵突如其来的急雨，从田野和林间沙沙地漫延过来。我不得不窜入路边公交站的塑料顶棚下避雨。凭着直觉和残存的记忆，我知道这一片如今已变得极其陌生的地域，距离我自童年时代生活了十六七年的村庄不远，尽管那个村庄早在二十年前就已被夷为平地。

我听着顶棚上密集的雨声，左顾右看，怎么也无法辨明自己身处何地。我本想打电话让弟弟开车来接，随后又改变了主意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自己的故乡迷路的吧。

除了偶尔疾驰而过的快递小哥之外，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什么人。我呆呆望着在灯柱上方腾起的空濛水雾，一时找不到什么可以与过往记忆通联的标志物。奇怪的是，我在站牌下躲雨的这段时间里，没有任何一辆公交车在这里停靠。在阒然无声的静寂中，我忽然悲哀地想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带着某种恶意，一心要把我与记忆中的家乡隔开，将过往的一切，锁闭在陌异昏暗的雨幕之中。

最后，当我幸运地从街道旁矗立的路标上，看到“厚岸路”三个字时，不由得长长地松了口气。所谓“厚岸”，不过是“厚角”的旧称——我似乎曾听老家的人说过，“厚角”之所以被改回它的古称“厚岸”，是为了让这个早已消失的村庄听上去显得“更有文化底蕴”。这么说，我在雨中驻足的这个地方，正是记忆中熟稔而亲切的“厚角”地带。

当我确凿无疑地意识到自己所处位置的时候，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，一时间竟有些亢奋，酒也醒了大半。而我的眼前，立刻就敞开了一条在田野中延展并逶迤远去的道路。

2

从我们村庄到厚角的直线距离，不到五华里。因厚角村地势较高，那条在田畴中被人踩得发白的道路，远远看上去，就像一条被放倒的梯子。

村里的人去到厚角，除了走亲戚之外，通常只有以下两个理由：碾米或路过。

进村时，必得穿过一条短巷。巷子口紧挨着一处圆形的池塘，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碾米加工厂，就耸立在池塘的东南角。要从巷子口抵达高处的碾米厂，就会经过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坡道。母亲推着独轮车去厚角碾米，我和弟弟时常在车前替她拉绳背纤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前往厚角村，不过是打那儿路过，去到更远的唐村、石桥、姚家桥、华山、埠城，乃至奔牛、丹阳和常州。如果我们启程前往江边码头，并从那儿摆渡过江去扬中的外婆家，厚角就是漫漫长途的第一站；而如果你想去



格非

## 走一条云朵的道路

鲁迅先生说：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而在道路遍布的今天，我们该如何选择才能抵达真正想去的地方？茅盾文学奖得主、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在最新随笔集《云朵的道路》中，真诚地探讨了这个问题，他从生活点滴出发，剖析众多经典文学作品，用十篇文章，恳切回应当代人的困惑。作者把文学与故事编织进日常与人生，鼓励我们去冒险，去碰壁，去掉队，去走向未知，继而投入真正的生活之中。

华山赶集的话，到了厚角，就已经走了大半了——站在碾米厂边的高坡上，一眼就能看到集市上的那棵六百年的白果树。

我们家在厚角村没有亲戚。尽管我无数次地路过那里，却对那个村庄的格局，对于那里的人和事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。我所熟悉的，唯有那条小路。如果硬要较真的话，我也可以认为根本就没有去过那里。

我幼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庄，犹如一个孤岛。包围着它的，是绵延的田野以及像毛细血管般密集交错的道路。从理论上说，这些道路可以带你前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

你去丁岗镇，是为了去那儿的公共澡堂洗澡，或是去集体供销社购买布料和日用品；你每年清明节都会去一次大路镇，是为了登上圌山的报恩塔，俯瞰烟波浩渺的长江；你去到一个名为“山脚下”的小村庄，是为了给祖父的一个腿脚不好的外甥传口信；你频繁地去往大港镇，是因为你的伯父和姑妈恰巧都住在那里；你去北角村，多半是为了去表姨丈的一位姐姐家做客。你去五峰山的绍隆寺陪母亲烧香，去黄日观逛庙会，去不知名的村庄围观因触电或溺水而亡的死者，去所有大大小小的村庄看露天电影……

应当说，我所有的童年记忆，首先是与蛛网状随处延伸的乡村

道路联结在一起的。如今，无论是厚角，还是散落于各处的寂静山村，包括村庄之间迷宫般的道路，都早已夷灭无闻。所有的过往、历史和记忆，犹如一个不能出口的秘密，被封闭、收束在了城市街道中的一个可疑的路牌中。

一个事物消失了，就是为了给新生事物腾出地方。而新事物的到来，只是为再次的消逝预做准备。道路，不过是个印迹，它可以随时被抹去并得到重写。

唯有作为基底的“大地”岿然不动，缄默不语。

3

《人面桃花》故事的起始点源于一个名为“普济”的寂静江村。事实上，我外婆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就叫普济。它有三个挨得很近的村落连成了一体：普庆、普丰和普收，合在一起就叫“庆丰收”。

这个名为普济的村庄，坐落在长江环绕的一片沙洲上，地势低洼，遍地竹林。村庄呈狭窄的长条状，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，将它夹在了当中。河道上用泥土堆成的堤坝，就成了村子通向外界的一条条道路。

普济村的每一户人家，都隐伏在茂密的竹林中。那些覆盖着稻草的泥坯房，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格局和规制。到了过年时节，家家户户飘出来的做饭的香味都是

一样的。小时候，我每次去外婆家做客，不论是走在村子的东侧还是西侧，总会有一种本能的紧张、眩晕，乃至恐惧：眼前那一条条横亘在河流上的平行道路，究竟哪一条路通往外婆家？如果没有母亲领着，我和弟弟因走错人家而闹出笑话的事，也时有发生。

我想，《人面桃花》中的那个连蜜蜂都会迷路的“花家舍”，大概就是儿时那种眩晕感的馈赠吧。有时候，事物的复杂性，往往并非来自它的眼花缭乱或杂乱无章，反而源于它自我复制的整齐划一。

2023年春天，我在韩国南部的庆州动笔写作《人面桃花》时，其实并没有认真思考过道路、村庄与场所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，所有的地点、人物和事件都像是“自动”展开的。通常，哪里出现了村落、河流、溪涧、山丘、沟壑以及远近不同的场所，哪里就会有一条条道路将它们联结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

在这部小说问世后的二十年间，从未有人就小说的“地理线索”提出过任何问题。不过，等到它前年被译成日文时，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教授以他一贯的严谨和细致，终于开始认真琢磨村庄、道路、风景标志物与地理方位之间的空间关系了。他先是画了一张陆秀米家的草图，逐一标示出院落、正房、东西厢房、天井、账房、假山、凉亭、茶靡架以及柴屋的位置，接着，他给我发来一个微信，让我帮他核对一下小说中所涉及的主要场所、地点与道路之间的地理关系，并列出了令他感到疑惑的一些问题。虽说我没有重读自己作品的习惯，但也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，在搁笔近二十年后，立即开始重读这个作品。

这次重读和核校，不仅帮我修正了有关地理方位的一两处错误，也给了我许多全新的体验，并促使我对久存于心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思考。

比如说，我意识到，在小说中“自然生长”的道路，与各处场所、地点或风景标志物之间的关系，若是按照严格的现代地理观念来考量，是很难完全准确地进行还原的。因为，传统地理关系源于一种习焉不察的估算和“寻视”，而非测量与定位。

另外，我意识到，不论是从实际功能方面，还是从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层面，“道路”一词的意义，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“乡村道路”所隐含的意义，与今天常见的城市道路完全不同。在过去，如果说“道路”预示着人的命运的话，到了今天，道路已被简化为了“规则”或“法则”。

4

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官道、驿道和通衢大道之外，绝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可以权宜变化的。你可以选择人烟稠密的“康庄大道”，以避开强人剪径的“猛恶林子”，遇有急事，也可以偶尔“抄近路”。你如果害怕村口的大黄狗，也可以从村旁的田间小道“斜刺着穿过去”。有时候，你走着走着，路就断了。但路断了，并不表示无路可走。有时，你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壑挡住了去路时，仍然可以发现沟壑的草丛中的羊肠小路，以及沟底水流中预先有人垫上的砖头、石块或

树干。在我的儿时记忆中，很少有什么道路是坚实、平坦，一通到底的，你总得不时跨越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的沟沟坎坎。

因此，道路可以被看作是在“寻视”的意义上，将不同的标志物、目的地串联在一起的结缔组织。重要的是联结，而非道路本身。在乡村社会中，道路绝非是严格布局和精确测量的产物，它带有某种随机性乃至任意性，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可抵达的，也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越过的。只要有人，就会有人积聚的部落或村庄，就会有劳作、娱乐或游戏的一个个场所。在这些目标物或场所之间，道路随时随地被行人的脚步“开启”出来，扩展、交错、延伸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遵循沿袭的某种踪迹。

如果被开启的道路很久没有人走，它也就渐渐地荒废，其踪迹或被时间抹除，或被杂草覆盖，最后无一例外地被一望无垠而总是沉默不语的大地回收。

乡村道路的这种模糊性、随机性和任意性，所象征的是生存本身的无规定性。而所谓的人的命运，正是这种无规定性的产物。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，不是可以被精确测量并被预先知晓的均质化时间，而只是一种“绵延”。在绵延之中，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就会有怎样的命运。它无法被确切地预知，也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变数。

在《没有个性的人》中，罗伯特·穆齐尔曾经区分过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“历史道路”。

其中之一是“台球”的道路——它一旦被击出，只能一味向前，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。不用说，我们今天就行走在这样一个被计算出来的、可以提前预知的、甚至是不可更改的道路上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也是无命运的。

另一条则是“云朵”的道路。云朵在聚合、离散和移动时的轨迹是不可预测的。它可以走走停停，也可以站住不动；它可以快速移动，也可以四下张望；它可以在一个瞬间突然消失，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重新聚合；它想去某个地方，但命运或许最终会将它带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。

不久前我与一位友人在北京有过一次公开对谈。在回答听众有关“人生道路”的提问时，他不假思索地这样说道：在我们小时候，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，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。而在今天的社会中，道路随处可见，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。

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是从“踪迹”与“开启”的意义上理解道路的。没有开启的愿望、决心和行动，就不可能有所谓道路。

(本文摘选自《云朵的道路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云朵的道路》  
格非 著

新经典文化 |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